

第四章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社会学意义比较

《骆驼祥子》与《判决》都是现实主义小说，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都运用悲剧手法来描绘个人与社会的主题，就是说作者通过艺术与语言的组成揭示了社会的现实与人性的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现象我们通常总结成哲学，由抽象的哲理来解释形象，但不能否认抽象的哲理本来就难于理解，所以小说就把难于理解的哲学变为更好理解与更吸引关注的工具，通过这两部的价值的展现，就证明了《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作用。

根据上面，所以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就是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重大的一些问题作为题材。从本文研究论过，老舍在写《骆驼祥子》的当时，北平以及中国遭遇的重大问题就是国家政治方面的冲突，造成战乱的形势，况且还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问题，所以导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祥子”的悲剧的原因的根源，必定是政治动乱与经济萧条所造成的。泰国的八十年代的一个小镇作为《判决》的背景。八十年代的泰国与二十年代的中国自然有大大不同的形势，泰国的种种方面算上安定。发展中的泰国社会变化迅速。但这么快的变化使泰国人在精神上默默的生存了一些问题，发展变化使泰国人变成唯物主义者，泰国社会变成资本社会。人们的公平、宽容与人道意识日渐淡化，《判决》里的乡村也无法逃避这种状况，人们思想与心理也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造成了“人们正常的、冷酷的制造出来并施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³⁰(P6-P7)

第一节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异同

可以说祥子与发的人生就等于两部悲剧；难于拥有幸福、被压迫、被剥削、被人们轻视、困苦、磨难、委屈的一生的生活，而且最后还发现自己人生

³⁰ 查·勾吉迪：《判决》[M]，曼谷：吼呐出版社，2008.

丢去了生存的意义，全空白，因此给他们带来心理的折磨，于是消失了生存的目标。虽然这两个苦命的主人公具有相同的苦难，相似的问题，但因为他们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所以想子与发的悲剧根源既有不同既有相同。

一、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相同

（一）残酷的社会

在不同的背景，时间与文化，两个社会必定具有不同的详细点，但在他们祥子与发的这两个社会却发现同样的残酷，存在种种的腐败。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迫害，在祥子的封建、兵乱动荡不安，资本社会，底层的祥子的被剥削是普遍的现象，底层的卖力气的祥子也免不了这个命运，给读者留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孙侦探把祥子的积蓄拿走的一段情节，祥子在杨宅拉包月买劳动的时候也是因为被剥削受了不少的委屈，就表示了剥削阶级的问题，还有虎妞在婚姻的夜间对祥子的侮辱：“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娶媳妇呢，是要那点钱，对不对？”³¹(P135)，在祥子的所有糟糕的遭遇，他不只是失去了财产，他自己的尊严也是渐渐的被破坏。来看发的佛教社会，因为唯物的发展使人们心理受到了影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宽容只是小镇社会的表面，发从人们得到的伤害也不比祥子所得到得少，偏见的社会冷酷地判决他，他没有做的罪使他一生下地狱，于是已经堕落的他，就逃避不了被剥削的命运。其实佛教也不能使人们赢过他们的人性。无法与社会斗争的他们只能当失败者的角色。发只能向自己发泄自己的委屈

这是罪过，是命运。但我什么时候为恶过呀？到现在连条鱼也还没杀过，别人的一块钱也没有偷过，他人的妻女也没沾过，从不说谎，没骗过人，酒别说是喝了，连看也不想看，身体力行（五戒）未曾马虎过，我为什么受到惩罚呢？或许是前世造的孽？！³²(P43)

上面是发还没堕落的时候的抱怨，那时候他却不清楚他做错了什么，为何得被惩罚，只能承认也许是前世造的孽。作者还描写一段，表示了他对社会的怨恨。在死亡来临之前，那时的他已经堕落，对自己的人生灰心放弃。

³¹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

³²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佛鼓和钟声仍在着，狗接着钟鼓声凄凉地叫个不停。他想到那天被他打死的狗，想到自己造下的孽。在他的一生中，他犯了三种罪孽杀狗、欺骗长老和喝酒。这罪孽在他死后恐怕都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别人对他对犯下的罪过呢？恐怕要比他的所作所为要多得多吧，如果人们所相信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也在地狱里见到的、认识的人肯定不会少。他故意等着他们。³³(P307)

当时发已经清楚了，他所受到惩罚，都是别人给他造来的，就是围绕他的社会的造成。再看另外一个失败者“祥子”，在他被孙侦探把祥子的积蓄拿走的一段情节。无反抗的他，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只能带哭音地说“我招谁惹谁了”然而，好像这种残酷社会注定使他走向地狱的道路，他的最后的希望就跟着小福子一起死去了，从此他不再想什么，不在希望什么，像一条狗，只为肚子才出来受罪，肚子饱了就去睡，他的人生完全变成一片空白。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只剩下那个高大的肉架子，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³⁴(P211)

从上面可注意到了，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大相同，他们都拥有过弥漫希望的时光，但他们俩都无法接受社会的真实，不跟这么惨酷腐败的社会顺着流的他们，无法在这种社会找到幸福，这社会里的人们都不停地互相迫害，尤其像他们的两个底层劳动者，给他们留下只是委屈与伤口，所以社会对他们来说就变成地狱，这地狱就慢慢地毁灭他们的希望，渐渐毁灭他们的人生。两部小说里面都描写了他们对社会的抱怨，他们对社会的绝望，才走到最后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放弃。

（二）他们自己

不能否认，祥子与发的大部分的痛苦、压迫与委屈的根源来自他们的社会，但如果我们真正地去观察，却发现这些痛苦与磨难，只能使一些人，走向

³³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³⁴ 老舍.《骆驼祥子》（增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堕落而毁灭自己，在《骆驼祥子》与《判决》里我们所看见的人物就有祥子、发、小福子与二强子。在这两部的小说里还有对人生不肯认输的凯大伯和小麻子的祖父。痛苦与磨难只会使一些人对自己的人生灰心而放弃、痛苦与委屈只会使一些人吸毒上瘾。痛苦与磨难只会使一些人变成行尸走肉，但祥子与发都对残酷的社会有同样的反应，他们绝望、灰心、放弃，他们喝酒，邪恶之念，走上地域之途。虽然最终他们能告诉自己，害自己的是社会使与他人，但他们都不知道那些还不是完全的答案，除了社会与他人，就是他们伤害自己，他们的无知，无觉醒使他们走向堕落，他们对社会、人生、人类的思想缺乏了解，除此之外他们本性软弱，不坚强，缺乏与人生的苦难斗争的勇气。每个社会必定因为环境就具有自己的特点或问题，其实没有哪个社会太可爱和气或没有哪个社会太残忍是人类无法生存，都顺着自然规则，所以社会先把机会伸出给强者。人生是没有必定性的东西，我们没给个人再过人生的路上必然会遇见幸福与痛苦，幸福与痛苦的融合就是我们人生的滋味，人生的实在。最后是思想，思想是我们人类拥有的最大的力量，成功或失败都在那里开始，希望或失望都有思想产生，所以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只要我们乐观的对生活，不把烦恼放在心上，思想变成心态，具有向上的心态的人们，绝不会走向地狱，例如这两部小说里的凯大伯和小马儿祖父，他们所遭遇的困境与磨难也不比祥子和发所遭遇得少，但他们两个旧不想祥子和发一样去毁灭自己的人生，他们还是坚强的根凄惨的命运去斗争，不轻易放弃生活。幸福与苦难都取决于我们的思想与心态。

（三）祥子和发与社会的异己

从本文的研究发现祥子与发都出生于底层，在小说的情节发展的过程，他们都是孤独者，身边没有可靠的亲戚。自从祥子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那就是祥子的悲剧的开头。发的父亲去世过后一个孤独的发，也是对社会的现实一个人挣扎。从乡下到北平来的祥子与从小到一直当小沙弥的发，他们与社会的异己显得十分明显，他们对社会的异己就强调了他们的孤单。在《骆驼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祥子的不合群就是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他不懂资本主义的原则，他没察觉到围绕着他的危险，他意识不到他人的狡猾。他不懂投资，当高吗建议他放高利贷他却不肯，怕丢了那笔钱。他的狭窄的想法使他只把所有的希望放在车子。《判

决》里的发也是不合群，与他的社会对照，显然发太清白了，在寺庙里长大的他完全没被脏东西染过，小沙弥的生活使他没接触过人性的恶心，这一切造来了发对他社会的异己。异己主要就给他们带来了孤独，对发来说还引起了小镇们对他的不满，而祥子呢他的异己使他不听的造来了困难。如果他们懂得适应，也不必得放弃自己所有的原则，只是适应，生活必定会过得更好，像《骆驼祥子》里的高妈，《判决》里的凯大伯。

二、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相异

根据祥子与发的身世研究就会发现，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原因的大部分具有相同性，但如果详细地分析也会发现导致祥子与发的悲剧的不同原因，虎妞与祥子在一个夜晚发生了男女的不平凡的关系，也是导致祥子的悲剧的一个原因，干脆地说就可以说祥子的性欲造成了他的痛苦生活，这一点就与发的悲剧原因有较大的不同，虽然发与颂蕊在小茅庐两个人独立的住在一起两年时间，但发与继母没有发生过什么关系，他仍然清白，性欲不能胜利他。祥子失去了性欲的控制的一刹那使他的生命加倍痛苦，由新郎的失误造来的婚姻生活难以找到幸福，何况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的婚姻生活设于祥子的伤神，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祥子受到身心的变化。祥子不只有一次因性欲而使他走向堕落，在虎妞去世了过后，祥子对自然人性“性欲的需要”无法拒绝，他与夏太太偷偷有了男女关系，恶有恶报，他所造来的孽罪使他染上性病，病倒很长时间，从此他身体就开始虚弱，他的薄弱身体象征了他的身心的堕落。人类具有不同人性的软弱，发的软弱表现于他在便成酒鬼的时候，发最饥渴的是从那个恶劣的社会逃跑到自由的世界，他没有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很快他就成了酒奴，酒使他变成鬼。他的软弱心理批准酒来伤害他的身体精神，破坏他的生存的价值。

从上所述，人性使人类不能具备完美，所以由人类来组成的社会，难以成为我们需要的理想社会，首先拥有看穿自己智慧必定会助于我们不做孽罪的控制，虽然我们无法控制社会，但可以从自己开始做善事，准备乐于助人，这些本质，就是老舍与查·勾吉迪的主要告诉读者的核心。

第二节 说中社会对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地反映的异同

小说中社会对祥子与发的悲剧的地反映不大相同，像泰国的农村，流言蜚语就像一阵风票传得那么快，小镇们不停地找他人的事情来争论，从发开始喝酒，他的一些行为有了变化，逃不出小镇们与老师们的关注。

发的变化渐渐传到整个镇上，村民们什么说法都有。

“他的父亲的火化仪式没人参加，他的心里难过。”有人这样说

“这下子他开心了，现在 he 可以和颂蕊那女人尽情寻欢作乐了，不会怕他老爸的鬼魂了！”

有人说，看见他醉了的时候边走边通经，泪流满面。“我看他会疯的！”有人

“你们看看，一个好好的人变成了酒鬼，看来是学坏了”

假设发有机会亲耳听到，也许会使他知道，不能与他人的想法与言语寻找意义，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说来说去，况且他们说了就忘记，没把那些话放在心上，不管去寻找它的真实，发的一件事还是那么丰富的看法与意见。于是他的身心完全被破坏，他就残忍折磨地去世了。小镇们对于他的死亡都有同样的反映。

“还未过午，发的死讯便传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人们又把他的罪恶翻腾出来，大加挞伐，无休无止。好像发并不使人留念，他的死讯并不令人疼惜，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丝毫的悲伤，反而对许多人来说，带来的是莫大的快慰。”³⁵ (P315)

在小镇们的眼里发总是把父亲的老婆来当作自己的女人的无德者，颂蕊是与发合作这种罪孽者。无论怎么样这种想法就无法消失于人们的心目中。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村民又谈起了往事，谈了子淫夫妻这种有违伦常的事，说老天有眼，一切都是报恶。你们看看艾发死得那么惨，而颂送也发了疯，报应，这是现世的报应。”³⁶ (P320)

³⁵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³⁶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人们对发的悲剧都有同样的反映，他不会忘记发所作的孽罪行为，没有一个人表示宽容，他们都向发的尸体说活该，他们的行为好像在心里面正在诅咒他，希望他来世走向地狱。对发的死亡感到伤心与同情只有一个就是发的唯一朋友凯大伯。

“凯大伯想起了自己这个收尸者的生涯，他对这个职业已经深感厌倦了。过去的岁月里她从未得到过什么好处，现在他又和校长一起联手为他所爱所怜的人的灵鬼造了孽。这个葬礼是她唯一一次寄予厚望的葬礼，他希望给发办得好一点，因为这是他能为发做的最后一件事。”³⁷(P327)

至于《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人们没有加以陷害对待他，他还获得曹先生于太太的关心，高妈还担心他。只有他自己不管别人，背弃社会，从此他开始不管人们是否注意他，他不为任何人活着，之所他就与社会断绝了。

第三节《骆驼祥子》与《判决》的社会学意义比较

文学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征，常见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底层文学为主，底层文学一般会被批评于描述审视缺少，缺少文学性，语言缺乏审美，那就是不肯定，现实主义作品的肯定在于它的作用是反映社会的真实，受到读者的赞扬的现实主义作品，必定具有浓厚的真实性。《骆驼祥子》从登刊以来就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同时也受到许多批评家与语文教育家的欣赏，并作为典范的白话文学作品选入语文教材，特别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中。在泰国的文坛上《判决》也跟《骆驼祥子》同样地被欣赏，受到读者的喜爱，也被选入初中的语文教材。这些的现象就证明了两部小说的作用。

《骆驼祥子》的思想与五四运动有较大的断层，按照林远在《浅析老舍作品〈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五四思想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的意识，而对于较少“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老舍先生，这种对虎妞的描写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于他男权意识思想的思考，从中可以看见其相对保守的女性观”³⁸(P1)，这一段关于凸显男权意识中的文章，使我们认为老舍先生与革命的思想有比

³⁷ 查·勾吉迪 著，栾文华 译.《判决》[M] 台北：联经出版社，2009.

³⁸ 林远. 浅析老舍作品《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Z]浙江：浙江省瑞安市马屿镇第一中学，2002.

较大的距离，而《判决》呢，按照《判决》的时代与内容来看，泰国八十年代的平静政治状况证明了《判决》与革命文学也是有巨大的距离。所以老舍与查·勾吉迪的创作主要目标，是在于反映社会的真实现象，揭示社会的问题，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作家，老舍与查·勾吉迪都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或者说因为他们看到社会的黑暗就觉得自己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拿起笔来反映社会。写社会的真实是埋在他们心里的信念，运用艺术来揭示社会是他们的自豪。

《骆驼祥子》与《判决》的思想与内涵十分丰富，通过祥子与发以及其他人物的故事，这两篇小说就把掩盖的问题向社会揭示，把人生正义告诉我们，同时也暗示了人们该怎么对待生活，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该怎么改善我们的社会。由于两位作家的思想比较相似使得《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要内涵比较相同，但由于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背景与时代，所以使这两部小说的社会学的意义也有些不同，首先先谈骆驼祥子的社会学意义。

《骆驼祥子》的主要题材都有反映底层平民生活的作用，引起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性。根据祥子的身世与命运，小说明显地向社会揭示了当时北平的真实问题。作品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揭示吃人社会的不公道问题。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促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弱点，从文化视角小说揭露了城市文明的腐化与毒化，最后还告诉我们已注定的命运是逃不出的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哲理。《判决》主要反映人们的偏见问题，说是“它突破了泰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老框框”³⁹（P395），《判决》的核心是“别轻易地判断别人”。发的悲惨故事揭示了人们从来不察觉的问题，《判决》里的残酷社会是人们的黑暗人性造出来的，由于偏见的思想而造出中伤的流言蜚语，人们的偏见产生的不公正的判决把发推上绝路。这问题确实一直被掩盖，所以《判决》的人性黑暗，人与人之间的伤害的被揭示，使人们意识到了人性的危险性，必定对社会中的人，尤其是底层人民或者我们社会的弱者有肯定的作用，看过《判决》的人们的意识上必定充满对弱者的同情，尽量避免用偏见来判断他人。发的堕落与祥子的精神毁灭同样的与社会的现代化有紧密的关系，泰国农村的现代化也跟北平一样掩盖了现代化与文明化的腐蚀与毒化，《判决》也同样地告诉人们

³⁹ 栾文化.《泰国文学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命运是人们不能反抗的东西，怎样对待命运是两位作家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两位作者主要提出的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骆驼祥子》与《判决》的主题都是个人与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两部生动的作品就会明显的看出希望反映现实社会与试图改善社会现状是两位作者的共同且主要目标，两部作品的成功就证明了两部作品的价值，阐释了这两部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学的意义。

